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五十九回 論革命幕府縱清談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

卻說黃世昌穿了衣帽，坐了轎子，到得制台衙門下轎，剛下轎就看見替他太太引路的那個巡捕，巡捕對他說了一聲「恭喜」！黃世昌道：「一切都仰仗大力，兄弟感激萬分，改天還要到公館裡來叩謝。」巡捕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問黃世昌道：「手本呢？等我替你上去回罷。」黃世昌道：「如此，益發費老哥的心了。」巡捕早伸手在他跟班的手裡要過手本，登登登的一直上去了。黃世昌仍舊到官廳上去老等。有些同寅見了他，一個個撥臀捧屁的道喜，黃世昌一一回禮，有些素日和黃世昌不對的，卻在一旁咕噥道：「靠著老婆的本事，求到了差事，也算不得什麼能耐！」黃世昌只得付諸不理。

一回兒，巡捕匆匆走出來，說：「請黃大人。老帥傳話給眾位大人道乏。這是官場一句門面話，骨子裡叫做不見。大家沒有指望，便一哄而散了。」

黃世昌跟著巡捕直到裡面，見過制台，磕了頭起來，照例說了幾句感激涕零的話，制台也照例勉勵他幾句，叫他以後勤慎辦公。說完了。制台心上還想有別的說話，一看府下站著五六個人，又有巡捕，又有跟班，忽然一個不好意思，亦就不說下去了。只點了兩點頭，以示彼此心照，然後端茶送客。黃世昌下去了。至於到差視事那些門面話，也無庸細說了。

再說冲天炮自從和余小琴鬼混在一起，冲天炮是直爽的人，余小琴是陰險的人，他們的口頭禪是「維新」兩個字，因此引為同志，誰想性情卻不大相同的。余小琴借著冲天炮和他密切，常常有關說的事件，冲天炮原無不可，那知那班幕府，卻看得透亮，暗想：「我們裡面打得鐵桶似的，上下相連，於今橫裡鑽進一個余小琴來，壞我們的道路，很不自在。先以為冲天炮是制台的愛子，他在裡面，要是搬動幾句，大家都有些站不住，後來看見制台為著冲天炮在外胡鬧，略略有些風聞，加以冲天炮在外面倡言革命，又有人把他的什麼唐太宗、唐高祖的話告訴了制台，制台不免生氣，著實把兒子訓斥了幾頓，冲天炮不服，反和老子頂撞，因此制台也有些厭惡他了。幕府裡得著了這個消息，凡是冲天炮有什麼事，或是應承了余小琴的請托，叫幕府裡擬批稿，幕府裡面上雖含糊答應，暗地裡卻給他個按兵不動，冲天炮也無可如何。余小琴起初還怪冲天炮，後來知道他有不能專擅之苦，便大失所望。冲天炮因怕余小琴絮聒，也和他疏遠了。這時候倒同著一個新進來的幕府，叫做鄒紹衍，很說得來。這鄒紹衍是浙江人，是個主事，新學舊學，都有心得，冲天炮十分敬服他。鄒紹衍卻是個熱心人，見冲天炮維新習氣過深，時時想要勸化他，常於閒談的時候乘機規勸。無奈冲天炮窒而不化，鄒紹衍用盡方法，冲天炮才有些醒悟過來。」

有天吃過了午飯，鄒紹衍正在那裡看《庚子紀略》，冲天炮闖了進來，瞧見這部書，便追溯庚子年的事，說到激烈之處，不覺髮指皆裂。鄒紹衍又趁這個機會暢論革命，痛詆革命的不足，只聽房外頭有人說話的聲問：「鄒老爺在裡頭麼？」管家回道：「在裡頭和少大人說著話呢。」耳中又聽見忽刺一聲，把簾子一掀，走進兩個人來，原來是幕府裡的施輝山、汪若虛。招呼過了冲天炮，一齊對鄒紹衍道：「昨兒打麻雀贏了我們兩底碼子去，今兒就想賴著不來麼？快去快去，三缺一，等著你呢？」

鄒紹衍站起身來，伸了伸懶腰，說道：「不怕輸，只管來。但是我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施、汪二人齊說：「你少嘴頭刻薄，這回輸斷你的脊梁筋。」說罷，便拉鄒紹衍腳不點地的走了。冲天炮也只得走出文案處。到外去鬼混鬼混了。

半日沒精打采的回來，卻看見衙門裡大堂上有許多和尚、道士，還有炮手，還有禮生，心中不禁詫異。後來看見了黑紙白字的牌子，才知道今天護月。冲天炮是讀過天文教科書的，懂得此中道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。再逕到文案處，鄒紹衍打牌還沒有回來，問管家說：「鄒老爺那裡打牌？」管家說：「在折奏朱大人那裡。」冲天炮暗暗想道：「今天橫豎沒有事，倒不如去看他們打牌罷。」剛剛繞過二堂暖閣，聽見笛聲響亮，原來有兩三個小子，閒著無事，在那裡唱崑曲調，唱的是樓會，正在嗚嗚咽咽的唱那：「藍橋何處問元霜，輕輕試叩銅環響。」

冲天炮心裡道：「他們倒會作樂。」因此不去驚動他們，悄悄的走過了。穿過左廊，繞到折奏朱錫康的院子，聽見一陣牌聲，和著喧笑之聲。原來鄒紹衍被對家敲了一付莊去，和的是二百四十和。冲天炮剛上台階，伺候的小子早打開簾子，向裡面道：「少大人過來。」朱錫康慢慢地站起身來，三人也跟著站起來招呼過了。朱錫康先問：「世兄今兒為什麼不到外頭樂去，倒找到這裡來？」冲天炮道：「外頭逛的厭煩了，所以來看看老世叔。」原來朱錫康和制台，是從前拜把子兄弟，現在制台請他在幕府裡辦折奏，所以要稱呼「老世叔」。朱錫康接著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是牌已剩了兩付了，等我們打完了再談天罷。世兄請坐，我今天贏了底把碼子，他們三人要敲我竹槓，我已叫廚房裡端整了幾樣菜請他們，回來就在此地便飯罷。」

冲天炮說：「很好很好。」於是四人重複坐下，不到片刻，果然打完了。鄒紹衍伸了一個懶腰，說道：「怪累得慌的！」

施、朱二人齊說：「我們輸了錢，又受了累，這才冤枉哩。」

鄒紹衍道：「誰叫你們的牌打得這樣噁頭？」施、朱二人道：「你也沒有贏，別說嘴了。」鄒紹衍道：「我雖沒有贏，我卻沒有輸，還值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大家站起來。伺候的小子送上手巾，各人擦了臉，一個小子便來收拾桌子的牌。朱錫康道：「桌子別搭好了，回來就在這裡吃飯罷。」伺候的小子答應著。

少時掌上燈來，朱錫康問：「菜好了麼？」伺候的小子說：「廚房裡去催過了，說鴨子沒有爛，還得等一等。」朱錫康說：「既如此，先拿碟子來喝酒罷。」伺候的小子答應一聲「是」，便登登登的跑了去了。霎時端上碟子，一個老管家又來安放杯筷。

五人坐下，喝了兩杯酒，大家閒談著。冲天炮便提起護月那件事來。朱錫康搶著說道：「這也不過照例罷了。庚子那年日食，天津制台還給沒有撤退的聯軍一個照會，說是赤日行天，光照萬古，今查得有一物，形如蛤蚧，欲將赤日吞下，使世界變為黑暗，是以本督不忍坐視，節令各營鳴炮放槍救護。誠恐貴總統不知底細，因此致訝，合亟照會，伏乞查照。」那些話頭。話沒有說完，在座一齊笑起來，鄒紹衍和冲天炮更是笑得前仰後合。冲天炮等眾人笑過了，因問鄒紹衍道：「紹翁以為何如？」鄒紹衍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明白呢？月蝕是月為太陰光所掩，日蝕是日為月光所掩，世兄熟讀天文等書的，想早早了然胸中了。」施、朱二人不解，齊聲問道：「這麼月亮會為太陽所掩，太陽又為月亮所掩呢？」鄒紹衍道：「試問日球在天，是動的呢，是不動的呢？月球繞地，是人人曉得的。既知他繞地，即不能不動，即不能不轉，是很明顯的道理了。月球既轉，何以有太陽的時候顯不出他來呢？原來這個月不及太陽的光，所以日裡不能見月，繞來繞去，轉來轉去，就和太陽相遇了。一相遇，太陽的光，為月光所掩，就是日蝕。月蝕也是一樣的道理。」施、朱二人聽了，俱各點頭。正說著，鴨子上來了，大家嘗著，都說很好。朱錫康說：「好雖好，還嫌口沉了點兒。」冲天炮說：「老世叔自己請客，斷無誇獎自己菜的道理，所以要故意挑剔這一下。」朱錫康說：「世兄真是個玻璃心肝，水晶肚皮的人。」說完，又復大笑。一時飯罷，施、朱兩位是抽煙的，便先告辭去了。鄒紹衍也說：「我要歇歇了。」冲天炮見他們都散，也只得跟著一起走。朱錫康照例相送。自有管家拿著明角燈，送他們各自回房。冲天炮也回上房安歇。

正是：得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